

卷之四

尚書要義

竹

尚書要義卷第七

甘誓至紂征

一其有扈之郊如牧費皆以誓地名



地理志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郿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其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其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

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

二六卿即軍將六事之人徧敎在軍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三觀射父連言朱均觀扈管蔡皆恃親

四 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

禹舊姓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妣而賜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妣猶姓曰妣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兄伯夷同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妣為姓故禹之姓姜親屬舊已姓妣帝嘉其德又以妣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

夏之同姓

五凡兵車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

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

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

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

六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

將之兵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

車則御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

左勇右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

將在中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擊鼓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

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

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

是其所掌職事也

七賞于祖戮于社皆在軍賞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

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孥戮者權脅之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耻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孛戮汝權以脅之

五子之歌

九羿射官距太康於河北立仲康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婦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

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十經傳惟此言六馬漢天子駕六

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

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
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
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
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
六以言之

十一自堯至禹都不出冀故舉陶唐

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
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
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

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
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
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
陶唐以言之

十二關石謂通金鐵使和平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注金
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
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
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
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言
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斛
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唯金鐵耳米粟則斗
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
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
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
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
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
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
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
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
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
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
通也

胤征

三十羿浞相承尚百載焉遷不言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
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
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
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
仲康當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
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
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
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尚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
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
踈矣

叶周禮惟小宰徇以木鐸無道人

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
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
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
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

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五辰弗集房即日食伐鼓用幣救日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朔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六孔以房為日月所舍或云九月會房星非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遂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

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七十伐鼓于社責羣陰上公

文十五羊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群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群陰

上公並責之也。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五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向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

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左傳夏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四月日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食伐鼓，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用幣。此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以九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九十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晦朔弦望

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

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十二渠魁為大帥史傳言渠帥本此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

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
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
此

廿自契至湯八遷今可見者四

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
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契至成湯
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
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
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

廿二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

侯國而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
得數遷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
都蓋以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
時王之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
命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
遷商名不改

卅湯居亳從先王居謂帝嚳

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

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
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
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
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
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
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

四湯不從商丘遷亳亳有四說

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
於左傳因知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

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
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
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瓚者
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
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
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
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

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毫今梁國穀孰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五升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非反間

伊尹去毫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正義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致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尚書要義卷第八

湯誓至咸有一德

一湯升自陲出桀不意

湯誓第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陲出其不意陲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二書伊尹相湯承上文醜夏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

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所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西而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而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西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

三 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湯慚懼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故出桀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不意與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武王異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未必然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慙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

誓武王三

四昆吾與桀同日亡此安邑之鳴條

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朥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朥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歟以衛桀故同

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五契封商故代號商獨夫桀故稱王

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

矣周不取后稷封帥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
武王亦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
伐紂始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
稱王鄭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
謂文王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
生稱王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
者謬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
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七食言如食之消盡

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
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
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

八孔以桴戮為權脅二鄭為實戮

昭二十五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
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其誓解之
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

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豪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九湯欲遷社無及勾龍故不可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上十湯變置社稷不待七季鄭非孔是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

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

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
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

下漢儒社稷二說孔同賈馬祭人神

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
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
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
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
社為勾龍也

一十桀自安邑東奔湯緩追之遂奔南巢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朮俘厥寶玉三朮國名桀走保之今定
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
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
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仲虺之誥

二十伯仲叔季字之常虺或字仲名虺

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臣名以諸
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
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

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
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
也

三南巢不知地所在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
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
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
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
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十仲虺陳兼弱等義言桀自亡不足為慙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
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
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
者如此國乃昌盛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
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
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
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
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

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
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
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
也

五十九族離舉親明疏九族有二說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
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
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
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

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
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
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
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
文便也

湯誥

六十一湯用玄牡未變夏禮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
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正義曰檀弓云
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

十七 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
孔注論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
語玄牡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
孝經郊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丘無六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
天之說六天之事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
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
牲其意與孔異

伊訓

十湯崩踰月太甲即稱元年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注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
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正義曰
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
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
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
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

十九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
舜禹以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
歲首受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
終遭喪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
嗣位經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
無文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
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
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
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卅 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
史記書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
外丙仲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人謬從史記
壬七年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禹遷之語
歆固謚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
謬從之傳記小說

卅 祠于先王謂奠殯而告非祠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
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正義曰伊尹祠于先

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
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群
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
也祠喪于殯歛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
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
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
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
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
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

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傳解祠為奠耳
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
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
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
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
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

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二十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伊尹

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
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
攝冢宰

三十酣歌恒舞似巫事鬼神然

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
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
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

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
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
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
其無政也

四十臣不匡君其刑墨具訓干蒙士

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
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
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

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頤涅以墨司刑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
士例為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

五升善不積德罔小二經詞反意同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
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正
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
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

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
况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
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善惡有類以類相致
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
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
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
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
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
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
為放也

廿七序言三年復歸非在桐宮三年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
訓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比至放桐
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
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
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
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
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
廿八顧諟天命常目在之諫是古今字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祗顧謂常自在之誤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
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誤與是古今之
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
視是天之明命謂常自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

九卅伊尹名摯而君前自稱尹躬

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
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
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
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

十三機括與射物三者合法度釋則中

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
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
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
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
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

乙卅太甲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
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

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今王近於不順
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
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太甲中

二卅三季踰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太甲中第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
一月崩至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正義曰周制
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
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

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
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暮除喪服也至
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
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
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
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哣而祭大雅云常
服黼哣哣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
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
哣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

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
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
蓋以衮冕之服也

三州孔王二十六月服闋鄭二十七月

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
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
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
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
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

之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
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四州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灾

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
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
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
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灾初生之名故為灾也道
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道亦行不
相逢也且天灾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灾也

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五州太甲伊尹俱拜手稽首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上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

太甲下

六州伊尹申誥于王論天親民懷神享

太甲下第七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王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于王冀五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

七州治同道亂同事興難而亡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義曰總

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咸有德

八州太甲留伊尹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

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九州伊尹年一百餘此告歸七十左右

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

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
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
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
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
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
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
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
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
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

四十 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

史記與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益

紀年書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

太甲伊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

尸事皆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

妄 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

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
得之蓋當時流落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乙四漢哀平間緯侯始起孔時未有

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
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
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
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
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
所信也

二四七廟常禮鄭不見古文妄云殷六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
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漢氏以來

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
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
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
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
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

四三 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
王肅等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
以庶子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王亦得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
與嫡子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
同立四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
廟 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
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
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

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
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
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
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庶
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四 皇甫謐妄謂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

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
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
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
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四伊尹巫咸父子並為大臣

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
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

大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君奭傳曰巫氏也當
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
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
也

四祖乙圮于耿謂圮于相遷于耿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
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
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必云圮於相

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跽謂遷
來向跽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地于耿謂遷
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
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地於相遷
居於耿經言地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
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
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及其數之惟有毫跽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
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

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
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
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改正而
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
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
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
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地
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毫跽相耿與此
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要義卷第八

尚書要義卷第九

盤庚至微子

一盤庚將治亳殷此三篇告民之辭

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叙其事作盤庚三篇

二商人屢遷前八後五

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
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
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三也此序云
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
一都湯遷遷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三束皙以壁內書將始宅殷治與始不類
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
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

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
上今安陽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
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
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
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
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
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
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後又遷于朝歌

四王鄭皇甫謂遷殷為君民奢孔地勢下
民不歆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
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
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
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
盤庚元兇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
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
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

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
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
孔意蓋以地勢湊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
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
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
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五殷質未諱君名故盤庚仲丁祖乙名篇
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
相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

六 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
史記以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此
後人思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盤庚作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

三篇與 七 稱亳稱殷稱商稱殷商

序違 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
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
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
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

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
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
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
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
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八 責公卿不能和吉言于百官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
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正義曰百姓既是百官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

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知樂遷也

九自作弗靖謂自為非謀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

十功臣配享謂烝嘗禘祫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也以事各有對若

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祫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非

十一 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近代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祫臣時祭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不配毀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廟亦止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十二 鄭氏天子諸侯禘祫之數未知孔意王制云天子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祫禘祫一牲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

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十三 盤庚見都河北作惟南涉河之法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

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廷之使前而教告之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序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叶臭厥載謂臭敗香穢皆為臭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正義曰臭是氣之別

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敗

十勸憂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十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正義曰愛之能勿勞

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十陳為父古者塵陳同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父於此而不從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從乎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父之義。

十顛越不恭暫遇女姦完

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墮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墮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墮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完。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完也。

九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

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

十二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

永建乃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一十 既遷殷即云罔罪爾衆與之更始

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二十 奠居鄭謂里宅孔云王宮

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莫歛攸居者止謂安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

三先王適于山降去凶德

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水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是下去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二鄭王以鞠為養與孔訓窮異

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曰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

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
同

二孔以百工為百官皇甫百工寫形象

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
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
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

二傳巖在虞虢之界說代胥靡築護

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晉灼漢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

書音義形正義曰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

云胥相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

也靡隨以傳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

也古者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傳氏不得舊何氏也

相隨坐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

輕刑之來且云我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

名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說也天

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

廿七 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
皇甫謐者昏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傳巖之野
傳會傳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謐言初夢即
巖之夢云姓傳名說又言得之傳巖謂之傳說其言自
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
實事也

八廿明王順天道建邦猶日月星辰之等
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
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

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
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
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
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
九廿古申胄用犀兕後世鑿鎧用鐵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兕鑿也言不可輕教令易
用兵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兕鑿蓋秦漢已
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文之甲冑皆用
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鑿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

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
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
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
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逆之是起戎也

三衣裳不可妄加干戈不可輕用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
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
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
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

列國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

玄冕命王之中士亦再命

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
笥也甲冑干戈但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
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三啓寵則自納輕侮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正義曰

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三黷于祭祀之戒為祀豐于尼而發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正義曰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尼謂傳

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三州 其盤於高宗時有大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學先王之道其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正義曰舊學于其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然則其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其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

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
免喪其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其盤佐
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其盤也但下句
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
其盤學也

三 遜野宅河孔謂小乙使高宗居民間

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遜居
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
居民間正義曰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

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
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
更得與民雜居

五 卅鄭不見太甲篇故云伊尹太甲時曰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
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
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
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

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
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
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
名號伊尹也

高宗彤

六州雉升鼎耳孔謂不聰劉鄭不明

日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
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
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
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

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
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
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保
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
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
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
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
而鳴象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
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

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七卅周繹商彤祭之明日復祭

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

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儻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八卅祖己首言降季季者人之所悞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悞焉故引以諫王也悞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

此以諫王也

西伯戡

九卅周以乘黎見咎鄭謂因斷訟及三代

黎 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斬虞芮之訟又三代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斬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伐密

須四年代犬夷五年代耆六年代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邗伐密須伐犬夷三代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代皆勝始畏之

十四受紂因音亂故字改時未有謚

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

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
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
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西雍州伯東西二伯此鄭王二說

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
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
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
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

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
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
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
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
王肅之說鄭玄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
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西孔傳文王內秉王心孔疏云貌事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
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

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
化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
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
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

微子

三四微子紂兄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
師而去紂正義曰殷紂既暴雲無道錯亂天命
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
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

四四鄭云微在圻內王謂微子入為卿士

四五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正義

微子衍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

亦稱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

猶虞叔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

祭叔同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

兄氏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

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

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

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湏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四比干紂諸父箕子名胥餘不知何親

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

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

四七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

少師為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

孤卿以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

三孤六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

卿共為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

九卿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四沈湎若沈於水醜釐醉而發怒

八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是

酒善反

酏況具
營詠

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
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白色酒然齊同無復平
時之容也說文云酏營也然則酏營一物謂飲
酒醉而發怒

九四再呼父師少師告以顛濟何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
殷亡發病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
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汝無指意
告我殷邦顛隕濟墜如之何其救之正義曰微

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
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殷亡之故
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遯出於
五十 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
家耄遜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
荒猶詩救之也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
人出遊 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
馮憂 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五攘犧牲牲用無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五自靖謂各自謀行其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

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五諮二人而一人答心同鄭云少師不答

諮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

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五荒殷邦者紂而云天毒降災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

五漢魏以來律盜郊廟物皆死

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

六箕子欲以死諫紂而詔微子出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固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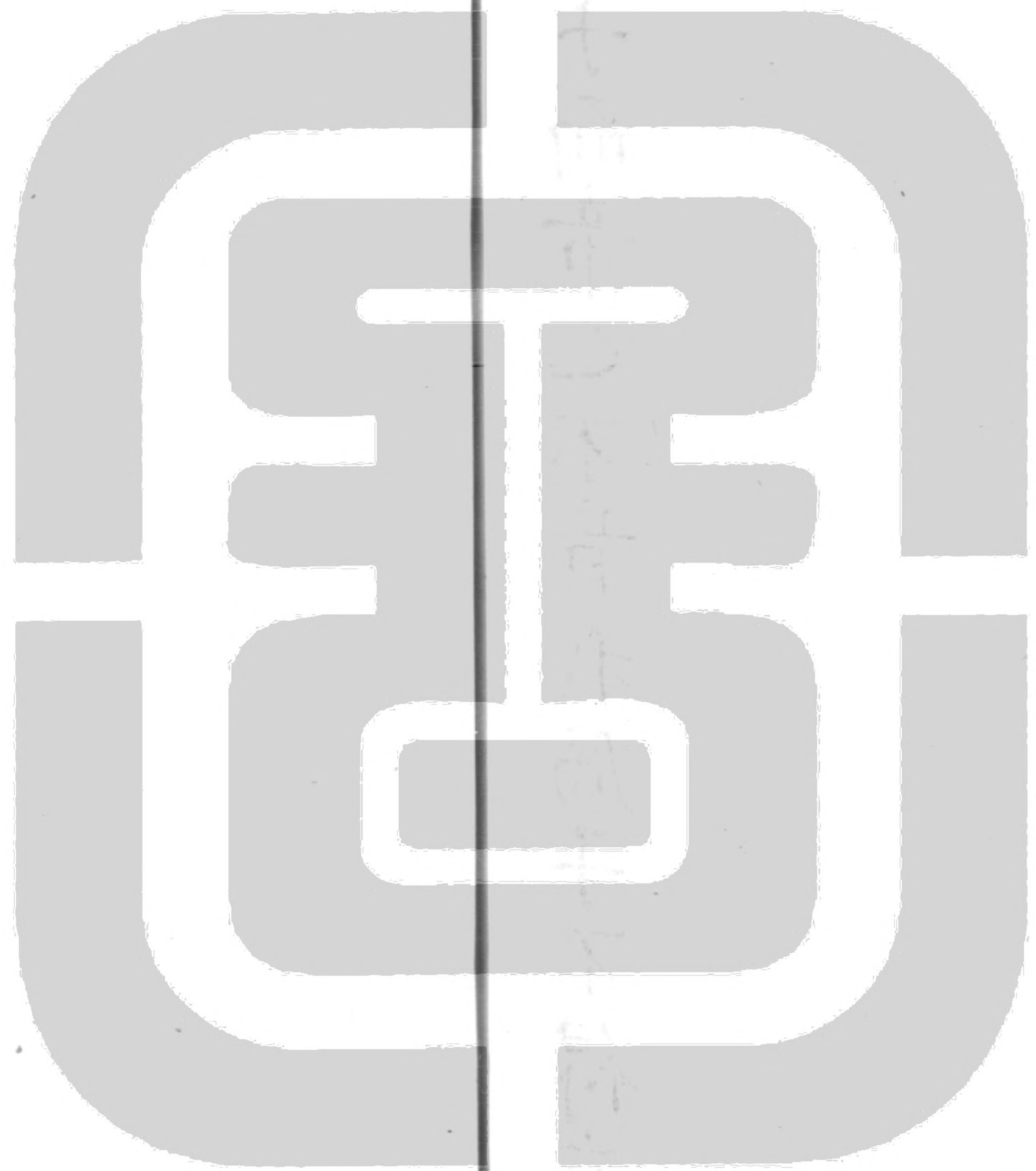
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
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五啓衍紂同母而生時為妾為妻異其文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
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
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
聽今追恨其事我父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

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
後

此家俱寫毫字原本俱差未敢改



皇太子御書
真面目

卷之五